



■桥梁史话

←海宁紫薇桥
↓紫薇桥东侧桥额

紫薇桥与惠力寺

□吴齐正

紫薇桥位于海宁市硤石街道紫薇山南麓的惠力寺前，桥因山得名，但不知为何却将“微”写作“薇”了。紫薇山原名西山，惠力寺俗称西寺，故此桥又名西寺桥。

相传，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得“著作郎”顾况（今海宁市人）的赏识提携，后来得任“中书舍人”。唐长庆二年（822），白居易任杭州刺史，次年八月曾到硤石晋谒恩师顾况的故居，寻访顾况读书台。一日，他登上西山顶，极目远眺，硤石“两山夹一水”的独特风景尽收眼底，不觉诗兴勃发，信笔作《登西山望硤石湖》一首，诗云：

菱歌清唱棹舟回，树里南湖似鉴开。
平障烟浮低落日，幽溪路细长新苔。
居民地僻常无事，太守官闲好独来。
犹记长安论诗句，至今惆怅读书台。

隋唐时，中书舍人在中书省掌制造。唐代早期中书省曾改为紫薇省，后复旧称，所以白居易亦称“紫薇舍人”。紫薇山的得名，就与白居易相关。

明万历《杭州府志》载：“唐中书舍人白居易登此山，望硤石湖。中书本紫薇省，因名。”旧时其地有白刺史祠，并有碑刻。明刻本《杭州府志胜》（残本）中称：“唐中书省白居易尝登此山望硤石湖。后人以中书为紫薇省，因改今名。”

山上原有亭阁，因年久失修而荒废。1956年新建西山公园时，在原址新建重檐八角亭一座，名为紫薇亭。2002年又在山顶建造了一座飞檐翘角、四面回廊、雄伟壮观的三层楼阁，命名紫薇阁，呈现了往昔“野寺孤峰上，亭阁耸翠薇”的佳境。

山名紫薇，桥也就因山得名。紫薇桥南北向跨仓基河，为单孔马蹄形石拱桥，桥长13.50米，桥顶宽3.10米，净跨6.40米，拱矢高4.20米。拱券采用联锁分节并列砌筑法，拱肩处设有雕刻纹饰的横系石一对，用以联系加固两侧山花墙，拱券上方桥额镌有阴文楷书“重建紫薇桥”五字。桥面两侧设石板栏杆，栏石端部置抱鼓石，间隔望柱16根，桥中4根望柱雕饰形态生动的石狮，其余望柱雕饰莲花。石栏板和抱鼓石内外侧均浮雕花卉、松竹、云彩、蝙蝠、鹿马、飞凤、万年青等图案，这些雕饰工艺精湛，形象逼真，古朴美观，江南一带尚不多见。桥顶为方形平台，两端为石板铺砌的石阶，南端有14级与南寺街连接，北端有15级通至惠力寺前。

前。桥两侧拱券旁设有对联石，联石顶置雕刻纹饰的横系石，原镌有楹联两副，因石质风化字迹模糊难辨。1984年10月，该桥被列为海宁市文物保护单位。

据清《海宁州志稿》记载，紫薇桥始建于元大德七年（1303），清雍正八年（1730）重修，嘉庆元年（1796）惠力寺僧释乘车改建环桥。2002年，有关部门进行了整修加固，基本恢复元代旧貌。桥堍现立有由两个不同部门设置的两块桥碑，北堍一块称“紫薇桥”，南堍一块称“紫薇桥”，当地人说法也各异。志书记载，桥名为紫薇桥，但老桥桥额上却镌作紫薇桥，令人不解。巧的是，海宁的市花是紫薇花。

桥旁的惠力寺，据史料记载，东晋宁康（373—375）年间，尚书张延光舍宅建寺，初称“志愿寺”。唐末毁于兵燹。北宋乾德二年（964）复建。北宋大中祥符二年（1009），御赐“惠力寺”额，沿用至今。惠力寺原建规模宏大，屋宇栉比，金碧辉煌。元、明、清三代几经修葺，至清咸丰十年（1860）八月初六毁于兵燹，仅存山门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经过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重建恢复，已重现昔日风貌，1999年对外开放。现在，惠力寺重建了山门（天王殿）、殿门上悬挂由著名书法家沙孟海题“惠力寺”匾额。兴建有大雄宝殿、大圆通殿、钟鼓楼、伽蓝殿、祖师殿、济公殿及寮房、客堂、厢房等建筑设施，香火旺盛。

惠力寺山门外左右两侧各有一座石质经幢，这是1100多年前的遗存。据记载，经幢为唐咸通十五年（874）方蔼等所建。经幢柱高4.90米，为八面雕柱形，周长1.86米。幢身镌刻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，每个立面正书九行，字径5分。幢下部分为两层须弥座；上部为华盖和荷花宝顶，镌刻飞天浮雕和走兽图案。两座经幢造型优美，雕琢精致，线条流畅，美轮美奂，在浙江寺院中堪称稀有珍品。2013年3月，惠力寺经幢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紫薇桥、惠力寺及寺前经幢是海宁的一组标志性风景，非常优美，引人入胜。民国三十年（1941），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几种面额的纸币，曾将这组风景用作纸币的正面图案，在全国流通，成为展现江南水乡海宁硤石风光的一个亮点。

（作者系中国古桥研究与保护委员会委员、江南古桥文化研究会顾问）

阿黄

□姚崎峰

三年疫情前，老家的租客回老家过年，交待了一些事，其中之一，就是帮忙喂养一只小狗。我嫌来去不便，征得房客同意，抱了小狗回家暂养。小狗还很小，浅黄色，看起来挺可爱，我叫它“阿黄”。

阿黄一点也不怕生，围着儿子满院子乱跑，项上带着一个清脆的小铃铛，一走动就响起清脆的铃声。我们进出，它也跟着，邻居的大狗朝着路口叫唤，它也叫唤，俨然一个合格的跟班。晚睡晨起，它都会抓门，像个定时器。小家伙毕竟也有缺点，因为要随处大小便，又要拖咬东西，因此挨过我们的巴掌。

那日，小狗不见了，我找遍了院子的角落，确定不见了。平日里只要我一进门，它便带着铃声出来迎接我。“肯定跟着路人走了。”父亲看着电视搭话。我骑上车子，四周找了个遍，无果。这一晚是大年三十，我一直记挂着小狗。我想如果是一个爱它的路人带走了，也许能善待它；如果是只玩玩的小孩或自己走失了，它就成了流浪狗，命运难卜了。

大年初一，我早早上山祭祀，还在祖宗坟前保佑我能找到小狗。戏剧性的一幕终于出现了。我下山回来，在亲戚家听到了振奋人心的消息：我二舅哥帮我找到了小狗，他们上山祭祖途中，在村里一个香火盛行的村庙里无意中发现了它，看它项上的铃铛，大哥一眼就确认是阿黄，便抱了回来。

难不成是阿黄知我意，特意跟（或跑）到庙里，给我们一家去求平安了。

阿黄回来了，有惊无险，经过这一周折，儿子管得更牢，经常去逗它，让它有了家庭成员的归属感。我们也不能再让它走失了。一旦找不回来，不仅是一个生命，更是对一份托付的失信。那个春节，家里多了几分乐趣。亲戚走动，小孩子也不吵着要回家，与阿黄玩得也不亦乐乎，它左右开弓卖力的样子真像个打太极的师傅。那年春节一过，房客就回来了，阿黄也被要了回去，我们都舍不得了。

疫情三年，这家人过年也没能再回老家，阿黄也转眼三岁多了，成了一只标准个头的土狗。年底防疫终于放开了，这家人赶在年前回去了。阿黄又托付给了我，从我最初去拉它时的狂躁不安、凶猛无比，到现在绕膝扑腾，一副亲敬模样，在我家的一个多月，已然成了一家人，也是彼此信任的建立过程。

元宵之后，房客从安徽老家回来了，说了一件伤心的事：他老家打算造新房了，过些天又要回去，阿黄没人照顾，不要了。言语之中亦有些无奈和不舍。

父亲向来有些固执，总不让我们养狗养猫，在他看来，它们换毛的时候，会把家里搞得纷纷扬扬，特别是内衣内裤上，很难去尽。家里已经养了十多年的小白也曾因不听话被他打骂、关禁闭。其实小白已非常听话，关在门外时，会用前爪刨响铁门，冬天时会扒开房门躺在地毯上睡觉，想要去大小便时，会刨着门呜呜呜叫，摇着尾巴有些烦恼，让你一看就知它意图。特别是，它会守院，有生人路过或进来就会吠叫几声示意。

那日，小妹说，阿黄被阿黄被送到了镇里的垃圾站。她说那里还有许多的流浪狗，任由它生灭。我下班后去找寻，可惜未发现，心里便空落落的。

一想到阿黄将成为流浪狗，心里就很悲哀。乡间有老话，后半句是“作狗吃泔（羹）”。城乡文明提升之后，早已不允许小孩随地大小便了，狗想跟在小孩屁股下尝鲜不太可能了。生存的另一面，随时随地的“打狗队”会在它们猝不及防的时候来个擒拿手。它们要想和人类一样，在有路的地方，漫步人生亦也是很难的。

阿黄的再次出现，让我有些惊喜。那天一大早，父亲说，阿黄回来了，就在大门口和小白玩呢。我说，留下来，养着，管家也好，又吃不了多少。这一次，父亲没有强烈反对，于是把它拴在院子里，喂了些吃食。之前因为阿黄一直养在租客那里，他们家平时吃馒头较多，阿黄的食性有了一定的改变，随着他们了。父亲又埋怨了一句：这回有事做了。我笑笑：没事的，过段时间就改回来了。

阿黄终于成了我们家的一分子。

丹青



春景可人

□蒋鹏放

（作者系著名文博专家、美术家）